

印伯伦 著

足 迹

28.77

0531893

中国文史出版社

足跡

易銳



印伯伦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足跡 / 印伯伦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6

ISBN 7-5034-1563-0

I. 足… II. 印…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K9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1021 号

责任编辑:刘 剑

封面设计:鸿艺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101113

装 订: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101113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毫米

印 张:4.125

字 数:99 千字

印 数:001-1000 册

插 页:1

版 次: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34-1563-0 / G·0276

定 价:12.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照片

自序

足跡，展現六十多年走过的路，記述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成长；战斗征程，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与战友并肩而战的日日夜夜；解放后，在全军高级院校学习和任教，以及科研战线三十年的回顾与思考；离休后，年过花甲，志在重新学习、重新安排生活的片断。回忆战争那一段，我是以四连（即李堡四连）、二营（即渡江作战英雄营）为主线写的。从1946年初起我奉调四连工作，先后任支部书记、指导员和连长达三年之久，同战友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建立了深厚感情。战争是残酷的，我刚进四连全连一百六七十人，现只剩下李学先、王守浩和我三人，绝大多数同志牺牲在沙场。勇士们的英勇杀敌壮举，用血凝成的革命集体英雄主义精神，不时在脑中闪烁，驱使我写一点东西，让青少年略知一二，不忘历史，并借以缅怀牺牲的战友，让他们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

总观一生是一段有意义的征程，不论道路远近，为了实现美好的理想，都要经过一程程默默艰险的跋涉，

往往需跨越三关：即前进的定向关，作战的生死关，遇事的得失关。闯关需要力量、智慧和勇气。我确信父母的期待、党的培育、同志间的帮助，乃是力量的源泉，自己是跟着走过来的。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篇 我的家	1
(一) 印家院又添一个娃	1
(二) 童年与少年的苦乐	6
(三) 私塾当启蒙 洋学开眼界	10
(四) 我的家 (诗三首)	13
(五) 一次难忘的探母	13
第二篇 跨进两校走上革命的路	16
第一节 进二中, 革命的起点	16
第二节 到苏公去整风——奔赴抗日前线	19
第三篇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磨练	22
第一节 在抗日战争中	22
(一) 西进淮南, 保卫军部	22
(二) 收复失地, 参加解放苏中五城市	22
(三) 军民合作 解放水城	23
(四) 大雨瓢泼, 总攻如皋	27
(五) 解放伍佑、盐城	27

(六) 攻克邵伯, 日军在撤退中被歼	27
第二节 苏中七战七捷显神威	27
(一) 如南战斗, 猛攻王铁汉部	28
(二) 海安阻击战, 一比十五	29
(三) 一次出色的反击——柏家巷阻击战中的四连	33
第三节 苏中子弟兵高举胜利的旗帜前进	34
(一)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第一次指挥攻据点 ...	34
(二) 连队赢得荣誉——李堡攻坚战回忆	35
(三) 再战大中集——四连担任尖刀连	39
(四) 盐南伏击战, 阻隔、歼敌双丰收	41
第四节 六十个日日夜夜——忆淮海大决战	44
第五节 二营渡江记事	52
(一) 你们又打回来了	52
(二) 江宽浪大能打过去吗?	53
(三) 得道多助	56
(四) 登岛——只有前进再前进	56
第六节 人民先锋营在月浦战斗中	62
(一) 攻占月浦市区, 付出沉重代价	62
(二) 新解放战士的觉醒	64
(三) 营指挥所遭袭击	65
(四) 血染 25·32 高地	66
(五) 痛吊牺牲战友	69
第七节 李堡四连的诞生和部分战斗英雄人物	78
第四篇 从前线到石头城——教学岗位十年	88
(一) 三变岗位定位教师	88
(二) 学炮兵	89

(三) 为国防现代化贡献一份力量	90
(四) 向苏军军事科学学习	91
(五) 一九五三年汤山炮兵大演习	91
(六) 教学改革	92
 第五篇 西山脚下科研三十年	96
(一) 从紫金山下到西山边	96
(二) 叶帅挂帅，刻苦攻关	97
(三) 我军的第一代战斗条令从这里诞生	99
(四) 条令“一字值千金”	101
(五) 大力协作编写司令部工作条例	102
(六) 参预军委审查条令	102
(七) 弘扬求实、创新和勤奋精神	104
(八) 稳定局势，执行军管任务	109
 第六篇 西山夕照明——离休之后	112
 后记	125

第一篇 我的家

(一) 印家院又添一个娃

有一首歌的名字叫“可爱的家”，歌词的大意是：纵然游遍美丽的宫殿，享尽富贵荣华，但是无论我在哪里，都怀念我的家，当我漫步在荒野，月亮皎白的晴朗，好象看见我的母亲把爱儿思念，她正站在茅屋门前，也望着月亮，哪家门前的香花，我再也看不见，——家啊，我走遍天涯海角，总想念我的家。这首歌好似为我而作，太亲切不过了。民国十六年的秋天，我降生在江苏省太兴县（市）一个农村里，村子叫印家院，位于长江下游北岸，距离长江仅几十里路，到上海南京也不算远，几个小时的路程。苏中（也统称苏北）的经济状况和其他环境，虽比不上苏南，但也接近鱼米之乡，土地较肥沃，水陆交通较发达。由于临近宁沪大城市，历来是统治阶级严密控制的地区，当然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我的生长和发展，很自然的与上述环境有关，在过去的印象里总是留下深刻的烙印。

每个人的过去岁月，也好像树的年轮，一圈圈绕过，童年和青年的过去虽时间稍远，但许多事却深深留在心头，虽没有留下日记，也没有画图，更无磁带，却储存在脑库里。

印家院，村子的命名也名符其实，二三百户人家除三、四家姓陈的外，全是清一色。印姓来源，听大人说老祖宗在苏州城的昌门，不知何年何月，印家人来到苏中。古书上说印出自姬，郑国士大夫（宰相）叫印段。郑被韩国灭后，印氏家族迁陕西境内大荔，印氏宗祠堂为冯翊，大荔属冯翊管辖。印姓全国较少，但百家姓上有其名，“印宿白槐”便是。我家祖宗三代都是务农为主，从商次之。据说，祖父时代家里的日子过的自给自足。祖父早逝，我未见过。祖母 1949 年去逝。父亲这一辈兄弟姊妹四人。叔叔叫印贵堂，早年去无锡三凤桥一家肉食加工厂做工人，每年过节都要回家探亲，少不了带些无锡排骨一类的礼品，后来，给老板家的儿子当替身——当了国民党的兵，1949 年遗散在武汉当工人，取了一个不怎么样的老婆，1985 年去世。我的祖母特别喜爱小叔，你看，每当祖母与母亲吵过架，祖母就会哭叫小叔，有时初一、十五也哭。这对我小小心灵是个不小的刺激。父亲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就是我的姑姑，大的出嫁在石家堡，一位姓朱的家。小姑姑在赵家庄，姑父姓黄，这两家生活都不错，我都去过数次。姑父母对我都很热情。大姑姑回家次数少一些，据说不是后面的祖母所生，而是前一个祖母，可见我祖父先后娶过两房。

早在中国大革命时代，阶级矛盾激化，当地农民纷纷起义。父亲参与组织当地的农民起义，对两代人的生活带来深刻影响。父母一生是十分艰辛的，曲折的。既有得意之举又有失败的痛苦。父亲叫印筱春，在村里论资排辈，“春”字辈本来与他无缘，但祖辈给他按了春，大概图个吉利。前面冠以“筱”大概是小的谐音吧！母亲叫朱氏，外公家离我们住地有三十多里路。父亲中等身材，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人比较精敏，个性沉稳内向，善于团结人，也爱交往，说话文雅，人们俗称“司马懿”，他大概遇事能出出点

子。父亲一生既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也有失败的沉思。1929年至1930年——他出于对旧社会阶级压迫的不平，毅然参与组织农民起义，他的革命行动直接影响到我们家的几代人。

全国各地农民运动时而高潮，时而处于低潮。老家泰兴地区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相继在古溪、老叶庄和黄桥等地以红军游击队、红十四军为骨干，发动农民举行武装暴动。1930年7月，中共通海特委召开如太地区干部会议，决定在黄桥实行总暴动。印家院离黄桥十华里许。当年领导本村起义的领导人叫印维雄（区委负责人），父亲与他是好朋友，加上对土豪劣绅欺压百姓的不满，随加入起义队伍，而且父亲是领导成员之一，很可能是共产党员，有何根据呢？当年暴动的打击目标位于印家院东北三里地王家庄土豪，起义时参加群众甚多，后来一直传说的一句话：有一个烟筒有一个人！也就是家家去了人，本村绝大多数是贫穷的，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其中有一部分人带有强制性也是有的），维雄和父亲他们率领群众奋力冲杀，已经攻进村子，不料遭敌保安团内外夹击受重创，群众有部分伤亡撤回原地，村上印乔章等四人牺牲。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共产党内出现了叛徒，敌人拿着黑名单抓人，印维雄等几人被捕，被残酷处死，父亲等四、五人闻风逃脱，村西头的印仁元也在其中，逃脱的几个人幸免一死，可是人走庙还在，没有抓到人便烧房子。听祖母和母亲说，保安团来烧房子那天，先围起来，不让把东西拿出来，然后用柴草架起来点火，官兵不准任何人救火，就这样把三间房和院内的一间配房化为灰烬。

经这次劫难之后，社会上白色恐怖笼罩，可爱的家，变成了家毁人亡、人散的窘境，政治上受歧视，家家户户都知道这几家是闹共产的（指被杀、被烧房子的全村有八九户），一时间，人们刮目相看，遇见时，敬而远之；生活上，无处栖生，

当时我才几岁的孩子呀！

父母亲在困境中求生存，暴风潮过去后，大约两三年时光，父亲（外逃躲藏在无锡我叔叔处）从外地返回村子种地，同时做点生意（买猪卖猪），来往与泰兴与无锡上海之间。为了重新建房子，父亲卖掉（抵押了）二亩地，又在原址建了三间瓦房，院子仍保留着，东南角有一间小屋。可以养猪，我出来之前还在里面养了两对鸽子，我记得羽毛是灰色的，我非常喜欢。新房子没有建起来之前，我朦朦胧胧记得我和母亲住在一个草棚里，我们俗称“更棚”。冬天很冷，天下大雪，麻雀寻食，小孩有一棵童心，还想到苦中取乐，在雪地里扫出一块平地，撒上一点小米，用晒粮的竹编筐子，把绳子拴在一个小棒子上，将筐顶起来，麻雀进到里面吃小米，突然一拉，小麻雀扣在里面了，兴奋异常。家中遭难后，外公外祖母家便是我常去之处，张家庄虽离这三十里，即使风雨交加，我常独自一个前往，这无形中练了我的胆量。外公、外婆、小姨、舅舅，对我很好，农村对男孩可能情有独钟。我睡在外婆身边，她的爱心抚摸使幼小的心灵感到无比幸福。舅舅是最小的，比我只大四五岁，我俩常常结伴而行，同去观灯，或者到姨娘家去玩耍。解放后大概是1951年前后，他从农村独自去南京找我，他身患血吸虫病，好粗的腿，我热情接待他，带他去看了病，买了好多针药给他带了回去，可惜两年后他去世了。母亲是典型的农家妇女，1904年8月23日生人，她身高约1米6的样子，皮肤洁白，长的端正，心地善良，个性温和，我记不得打过抑或严厉大声的骂过我。母亲姊妹四人，一个小弟弟，她是老大。母亲的一生是曲折起伏的，经过多多风雨。结婚不久刚生下我，父亲参加农民暴动遭到失败，在房子被烧，父亲隐蔽起来，再背上所谓的“共匪家属”的骂名，加上几口人要吃饭穿衣，她是多么的

痛苦，压力有多大呀。做为一个母亲要付出多少，是难以想象的。1945年9月父亲去世了。不幸的消息我是在围攻盐城的战壕里，由地方党政机关传来的，我当时暗暗掉下眼泪，父亲刚刚四十就走了，而且他的走与寻找我有关联。因我参加新四军临离家时，怕家人不乐意，我谎称到如皋县去读书，由此一去不复返，父亲到处打听，走访，终不见我的身影。1945年6、7月，解放泰兴城，部队伤亡不小，父亲闻讯前去找我，天快黄昏了，战场上尸横遍野，有脑袋开花的，有断腿少臂的，使他惊恐万分，回家后一病不起，父亲去世，母亲刚三十五岁，中年丧夫，对她又是一次严重的打击，正值抗日战争快胜利了，本可以喘口气，高兴情绪化为乌有，这时的母亲需要扶养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而且祖母也年大了，这付担子是多么的沉重！大儿子，她所期望帮助她的人，在火线上冲杀，是死是活，凶吉难卜，她正在等着有机会见上一面呢！

父母亲养育我们兄弟姐妹共有五人。紧挨着我的一个妹妹叫印慧珠，七、八岁就夭折了，总的印象不深，她死后埋在家门口那块地的东头，靠河边，清明节扫过墓。第二个妹妹叫印爱珠，生于1936年，个头高，后期背有点弯曲。她有倔强的一面，能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安于现状，比如，她参加乡里的妇女工作，当过妇联主任。结过两次婚，第一次，与六圩一个教师芦昆泉成婚，头几年觉得尚可，后来由于唯成份论认为公公做过国民党的保甲长之类的事，他（她）离婚了，生有一子，后来她与一个姓吕的成婚，照料吕家前妻留下几个孩子，1985年得了血管瘤，血管瘤破裂而去世，终年五十岁。小妹叫印桂珠，1939年1月23日生人。个性活泼、开朗，有什么说什么，在兄弟姊妹中，要论这些特征，她挑第一。尤为突出的是她在农村几乎是一个文盲，后来经过努力学习，竟当上了人民

教师。小弟弟叫印天成,1941年生人。母亲生他时我记得是用晒粮食的筛子接生的,故小名又叫筛子。他比我高,是我们家的冠军,仪表人才,但个性过于内向,心地善良,与事与人很少发生争论,让人三分。他同其它姊妹一样经历过痛苦的童年和少年,父母祖母亡故之后,无人照料,虽已解放,但农村的条件,几年是难以改观的。有鉴于此,1952年我与谢洁商议,决意把桂珠和天成两人接到南京来同我们一起生活。从当时的情况看,这样处理是很勉强的,抑或力不从心。但最终还是接来了。虽有不利因素,经济上比较紧张,四个人的饭六个人吃,但小妹小弟读书很用心,到城里之后,也增加了不少知识,眼界开阔了。1954年我的叔叔印贵堂来信说,他们身边没有孩子,很想要天成到他们身边去,开始我还有点犹豫,顾虑他们的出身不好影响孩子的未来,后来经了解,叔叔是国民党中的炊事兵,婶子也是一般市民,因此,同意天成过去,军队是要打仗的,一旦我调到前线该怎么办呢,据此,最后下决心,我亲自把天成送到武汉,亲眼看到那里的情况,一切安排妥当后,我返回南京。1954年发大水,船在江中行,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奇怪的是当年人心安定,抗洪虽然紧张,但人心很齐,武汉市抗洪紧张而有次序。

(二) 童年与少年的苦乐

有人说“重温过去无疑重活一次”,我想重活一次,不如说每当回忆童年的乐趣,心理便年轻许多。人到老年,总爱回顾往事,尤其是童年的事。我珍藏了一张旧时我与小同学在一起的相片,不时拿出来看看,那时我才十二三岁,地点在印家院北边一里多地的野田桥,读补习班时照的,可能是从黄桥请来

的摄影师拍的，太珍贵了，一共六人。其中有一位年长的，大概已十七、八岁，他小名叫“司”（史或师）恩内，他是堂叔家姑母的孩子。论个头我算中等，另四位个儿较矮点。各人的目光，虽大体上向前瞧，但个人想什么呢？以后走什么样的路呢？都弄不清楚了，各穿了一身纽扣外露的中式春秋用的夹衣，这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它不同程度的反映了30年代旧中国南方农村正在读书的一群孩子的气质。（照片附后）

童年家境虽贫困，也有几多忧愁，但也有孩子的种种乐趣。忧愁和苦恼是什么呢？从家庭小环境来讲，祖母与母亲之间争吵，时而对骂，时而动手，指桑骂槐的事时有发生，两人从不正面讲话，一次吵架真是一场战斗，弄的全家和邻居都知晓，有人来劝架，到底为了什么谁也弄不清楚，但有点是清楚的，几乎家家户户都吵架，是农村一桩平常的事。后来我悟出一个道理：是普遍社会现象，叫穷吵架，来源于贫穷落后，人受文明教育太少，什么都缺乏，所以难免吵吵闹闹，这也是封建社会的流毒，婆婆与媳妇之间有根深蒂固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恶习。婆媳吵架影响到孩子身上，祖母自然对孩子也看不惯了，有时没有事找个话指责一下是常事，比如祖母常说的一句话：你站在那里等吃西北风，本来叫干活是应该的，但总带上感情色彩，当然听者不高兴了。1950年回家时我带了不少吃的回家，其中有专送给祖母吃用的，我完全明白了，过去吵架的主因是社会带来的恶习，老人家看我对她很好，也露出了少有的我从未见过的笑脸。（从父亲去世后婆媳两人也很少吵架）。

随着年龄的增加，对社会上的事，对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在脑海中渐渐有了印象和看法，比如，缴租田的粮，（我家租两亩地，以前曾是自己的私田）缴多少记不清了，只知道，麦收后，要把好粮上缴给地主，自己留下的不多，祖母和母亲流

露不满，说自己辛辛苦苦种的地，年成又不好（肥料缺，天旱水灾欠收，）但粮食也不减免，表示不满。前面说过苏中这块土地谁也想争霸，那时“三军”想争夺，一是日伪军；二是国民党顽固派军；三是新四军。前两个军连抢带拉，抢粮拉夫、烧杀抓壮丁。新四军对老百姓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多数穷苦群众会看事实说话的，都拥护新四军，但对新四军的力量有怀疑。因此我们村子离城镇稍远一点，新四军常驻，这对自己接受新思想有利。

童年的乐趣不少，大概是习俗，孩子到春节也就是要过年，小孩可当成大事对待，大人呢，大财大办，小财小办，穷人凑合着过，但春节是人人要庆祝的。童年因为年幼头脑单纯，国家大事不知道，而对春节如同盼星星月亮一般，垫起脚去期盼，弯指头算日子，好不容易等来了，为什么穷苦人家的孩子也乐意过这个传统的节日呢？首先吃的要比往日好一点，比如，早几天之前父母要买几斤肉回来，先挂在墙上，然后过年三十“会餐”馒头总要蒸几笼吃上十天半个月的（当然多数是粗粮）。大人，小孩，尤其小孩过年也可能换件新衣服或者买一个新瓜皮帽，顶上还拴一个小红球。其次，可以享受农村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玩的花船很美妙，选村上最漂亮的男扮女装担着花船边摇边唱。放鞭炮，是过年重要的特色之一。鞭炮数量多少，声音大小，能辨别谁家穷是富。还有迷信色彩，如鞭炮点燃后，“碰，扑”两声，算吉利；如只想一声，就不好了。真是“扑竹声声脆，梅花朵朵云”。写对联贴在门的两侧，也是一种气氛和祝愿。我家常贴的对联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好大的气势啊！因为父亲常做点生意，经营猪买卖，从农户那里收购，到江南去卖，泰兴的猪品种好，肉嫩较鲜，且肥瘦适中，但常常是亏本生意。